

劉夢得文集

開化圖書館

kao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Wa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劉夢得文集卷第二十二

狀

代論請廣利方

代韋尹進衣

代李尹進衣

代韋尹進野豬

代謝賜酒食

代謝就宅賜食

代謝賜食

代進東封圖

舉崔羣自代

舉柳公綽自代

舉姜倫自代

蘇州舉自代

蘇州謝宰相

加章服謝宰相

汝州謝宰相

汝州舉自代

汝州進鷹

同州舉自代

上宰相賀德音

上宰相賀改元赦書

薦處士嚴斌

薦處士王龜

代淮南杜相公論新羅請廣利方

貞元十九年九月十七日

淮南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敕賜貞元廣利方五
卷右臣得新羅賀正使朴如言狀稱請前件方
一部將歸本國者伏以纂集神效出自聖衷藥
必易求疾無隱狀搜方伎之秘要拯生靈之夭
瘥坐比華胥咸躋仁壽遂令絕域逖聽風聲美
茲豐且功爰有誠請臣以其久稱藩附素混車書

航海獻琛既已通於華禮釋病蠲瘍豈獨隔於
外區正當四海為家冀覩十全之效臣即欲寫
付未敢自專謹錄奏聞伏聽教旨

代京兆韋尹降誕日進衣

貞元十八年
四月十九日

衣一副四事黃折造衫一領白吳綾汗衫一領
白花羅半臂一領白花羅袴一腰右伏以正陽
令月誕聖嘉辰運協千年慶流萬國凡在臣子
合有獻陳敢傾就日之心願奉如山之壽輕瀆
宸衷無任兢惶

代京兆李尹降誕日進衣

貞元十九年
四月十九日

衣一副四事云云右伏以德水方清真龍下降天
長地久瞻北極以常尊獻壽稱觴配南山而永
固臣地居宗屬職忝尹京慶賀之誠倍萬常品
前件衣服謹詣銀臺門奉進輕瀆旒宸伏用
兢惶

代京兆韋尹進野豬

野豬一口右伏以收穫之餘田獵有獲異於芻
豢著在方書既堪充庖輒敢上獻前件野豬謹
隨狀上進謹奏

代杜相公自淮南追入長安至長樂驛謝

賜酒食

某官某右臣今日至長樂驛高品某奉宣聖旨
賜臣酒食者伏以恩降王人榮分御膳未展儀
於雙闕先受賜於八珍品越脈膳味兼醪醴頓
驚凡口倍益歡心無任欣躍

代杜相公謝就宅賜食

某官某右高品某奉宣聖旨賜臣食者出自太
官飫于私第光榮曲被猥承推食之恩駑蹇未
施益重素餐之責舉其匕箸若負丘山無任戰
荷踴躍

代東都韋留守謝賜食

某官某右臣今日發至長樂驛中使某奉宣聖
旨賜臣食者伏以味兼海陸品溢圓方降自御
廚光臨傳舍初舜魏闕倍懷犬馬之誠猥受珍
著更切稻粱之感無任欣躍

代裴相公進東封圖

集賢殿御書院開元東封圖一面右臣謹按開
元十三年玄宗皇帝以天下太平登封東嶽聲
明文物振耀古今伏惟陛下丕承耿光再闡鴻
業祖宗盛事紹復有期臣所以寫成此圖輒敢

上獻至於績畫躬自指揮御史氏之文纂禮容
之要山川氣象悉擬真形羽衛威儀咸稽故實
所冀睿情一覽遐想玄蹤臣叨榮過深抱疾已
久望陛下告成之日心必前知嗟老臣將謝之
年身恐不見疲羸之際感激倍深前件圖謹差
某官某詣光順門上進謹奏

舉崔監察羣自代

御史臺貞元十
九年十一月

宣歙池等州團練判官監察御史裏行崔羣右
臣蒙恩授監察御史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
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

官在諸生中號爲國器繫維外府人咸惜之臣
既深知敢舉自代謹具如前謹錄奏聞候敕旨

舉開州柳公綽自代

尚書屯田貞元二
十一年四月八日

某官守開州刺史柳公綽右臣蒙恩授尚書屯
田貞外郎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
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官以賢良方
正再敷王庭在流輩間號爲端士昨除遠郡人
皆惜之臣初蒙授官得以論薦多士之內無非
其人竊惟用材宜自遠始謹具如前謹錄奏聞
伏聽敕旨

舉姜補闕倫自代

東都尚書郎省大和元年八月十四日

前左補闕姜倫右臣蒙恩授尚書主客郎中分
司東都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敕常參官上
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臣伏詳詔旨欲達聰旁
求發揚幽遠故人人得言所知不當循其階次
也臣伏以前件官有儒學士行蒙以諫官徵會
其年老被疾不堪上道有司按視如狀不復逼
迫至今家居而篤志無倦臣謹舉為郎吏分司
別都冀優賢振滯兩得其道 云云

蘇州舉韋中丞自代

大和六年十一月九日

諸道鹽鐵轉運江淮留後朝議郎守太僕少卿
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韋應物右某
伏奉去年十月十二日敕授使持節蘇州諸軍
守蘇州刺史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刺史
上後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歷掌劇務皆有美
名執心不回臨事能斷今領職雖重本官尚輕
伏以當州口賦首出諸郡況經災沴切在撫綏
內省無能輒敢公舉司摧筦之利誠藉時才流
愷弟之風竇惟邦本非敢臆說以塞詔書今具
聞奏

蘇州上後謝宰相

大和六年十一月七日

右某今月六日到州上訖某山東一書生潦倒
踈闊在少壯日猶不逮人況今衰遲智力愈短
相公哀憐不遇擢授名邦實荷弘獎慙非器使
伏以當州繇一作經大浸之後物力蕭然飢寒殞
仆相枕于野誓當悉心條理續具奏論才術素
空憂勞方始懼無聞問忝荷恩知不任瞻望懇
迫之至

蘇州加章服謝宰相

右某素乏吏才謬居劇郡以無庸之器當難治

之時恭守詔條勤求人瘼伏以聖德柔遠皇明
燭幽凡有上陳皆可其奏遂令管見得及疲黎
自承雨露之恩非有循良之政猥蒙朝獎特降
命書顧逢掖之腐儒被華章之貴服有黷陟明
之典誠招彼已之譏限以官守不獲拜謝瞻望
榮感心魂載馳

汝州上後謝宰相 大和八年

右某自領吳郡仍歲天災上稟詔條下求人瘼
地苞藪澤俗尚剽輕悉心撫綏用法擒擿事繁
才短常積憂虞忽蒙天恩稍移近郡家本榮上

籍占洛陽病辭江干老見鄉樹榮感之至實倍
常情印綬所拘不獲拜謝瞻望德宇精誠坐馳

汝州舉裴弘恭自代

大和八年

正議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守杭州刺史上
柱國賜紫金魚袋裴弘恭右臣蒙恩授汝州刺
史兼御史中丞充本州防禦使伏準建中元年
正月五日敕諸州刺史上後舉一人自代者伏
以前件官前爲九卿出領兩鎮頃因微累遂有
左遷今授遠州物情未塞臣前任鄰境具知其
才舊屈未伸輒舉自代

汝州進鷹

大和九年九月十一日

汝州防禦使當使進奉籠母鷹六聯右伏以前
件鷹等學習應期馴養斯至列於常貢有異衆
禽受紕之時志已存於雲外下講之際思用展
於軍前既懷百中之能願獻三驅之禮謹差防
禦押衙景再休隨狀奉進以聞

同州舉蕭俶白代

同州防禦使前諫議大夫蕭俶右臣蒙恩授同
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州防禦長春宮等使
伏準貞元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敕上後三日舉

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官生於貴族伏膺儒門
搢紳之間號為端士昨蒙朝獎冠于諫垣時方
被病不果上道長告已滿塊然家居今聞疾瘳
可以錄用臣與倅久同班列知其材能為官擇
人敢舉自代

上宰相賀德音

大和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同州狀上中書門下今月十六日德音右被刑
部牒宣示德音伏以聖澤滋深新恩廣被言念
正刑之外或有誑誤之徒爰降殊私特引在宥
瑕累咸滌危疑獲安此皆廟筭弼諧致君及物

事光前史功格上立其限以守官不獲隨例

上宰相賀改元赦書

開成元年
正月日

同州狀上中書門下改元赦書右伏奉今月一
日制書改大和十年為開成元年大赦天下者
伏以律首三元禮崇四始順陽和發生之德敷
大號渙汗之恩宥過恤刑弛征已責盡去人瘼
通知物情德音朝發於九天和氣夕周於四海
此皆相公弼諧之道燮贊之功進退於密勿之
間發揚成霽霈之澤某恪守官業印綬所拘不
獲隨例拜賀

薦處士嚴恁

處士嚴恁右左庶子損之之孫國子司業士元
之子舊名保嗣亦有官班頃者李賓客渤常與
之游辟爲桂州支使其後寄家汝海專靜自居
其嘗典汝州與語甚熟歷代史及國朝故事悉
能該通操心甚危觀跡相副未逢知己已過壯
年汨沒風塵有足悲者伏見赦文節目委州郡
長吏搜訪隱淪夫舉無他唯善所在每覽殊英
卷後列學士姓名有常州人符鳳白衣在選取
其藝業不棄遠人其忝被儒官得以薦士亦非

出位冀不廢言儻弘文集賢史氏之館採其實
學有勸諾生伏以桂州辟之於前某薦之於後
豈必有土長吏然後事行伏惟試味斯言降意
詳擇謹狀

薦處士王龜

處士王龜古者選公族大夫必以惇惠者教之
文敏者道之果敢者諗之鎮靜者循之孜孜於
此者蓋膏粱之性難正而懼公侯之省不能嗣
其耿光可以深惜然則成宣之後而老爲大夫
非恥乎此智武子誠文子旣冠而見之詞也是

知古之取士不專寒族必參用世胄以廣得人
之路今見處士王龜即居守之第三子也天生
貞靜操心甚危不由門資誓志自立樂處士之
號不汨綺繡一作羅之間自到洛都便居山寺耽
玩墳籍放情煙霞曾邀與語如鋸木屑信有稟
受居然出羣伏聞比者在京師甚足知者諫院
有狀名流亟言某流滯周南靜閱時輩身雖不
用心甚愛才况遇相公持衡敢有所啓誠懸之
下輕重難欺伏惟深賜詳擇知卿族之內有遺
逸焉

劉夢得文集卷第二十二

劉夢得文集卷第二十二

三

劉夢得文集卷第二十三

集紀

唐故李相國集

唐故韋公集

唐故令狐公集

唐故盧公集

唐故呂君集

唐故柳君集

董氏武陵集

澈上人文集

唐故相國李公集

天以正氣付偉人必飾之使光耀于世粹和網
緼積于中鏗鏘發越形乎文文之細大視道之
行止故得其位者文非空言咸繫于訐謨宥密

庸可不紀惟唐以神武定天下羣慝旣驚驟示
以文韶英之音與鉦鼓相襲故起文章爲大臣
者魏文貞以諫諍顯馬高唐以智略奮岑江陵
以潤色聞無草昧汗馬之勞而任遇在功臣上
唐之貴文至矣哉後王纂承多以國柄付文士
元和初憲宗遵聖祖故事視有宰相器者貯之
內庭繇是釋筆硯而操化權十八九公寔得時
而光焉公諱絳字深之趙郡人在貢士中傑然
有竒表旣登太常第又以詞賦升甲科授秘書
省校書郎歲滿從調有司設甲乙問以觀決斷

復居高品補渭南尉擢拜監察御史未幾以本
官充翰林學士居中轉尚書主客員外郎歷司
勳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風儀峻整敷奏儻
切言事感動上輒目送之一旦召至浴堂門與
語半省曰將柄用子大宜稔熟民聽遂出爲戶
部侍郎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躬然有直聲及
冊免而聞望益大周旋公卿間五爲尚書歷御
史大夫左僕射一以三公領太常刺近輔居保
釐登齋壇皆再焉太和三年以司空鎮南鄭居
二歲坐氣剛玉折海內冤惜之後三年嗣子前

京兆府戶曹掾璆次子前監察御史裏行頊等
泣持遺草請編之肇白從試有司至于宰天下
詞賦詔誥封章啓事謌詩贈餞金石颺功凡四
百餘篇勒成二十卷上所以知君臣啓沃之際
下所以備風雅詩聲之義洪鍾駭聽瑤瑟清骨
其在翰苑及登台庭亟言大事誠貫理直感通
神祇龍鱗收怒天日回照古所謂一言興邦者
信哉始愚與公爲布衣游及仕畿服幸公同邑
其後雖翔泳勢異而不以名數革初心今考其
文至論事疏感人肺肝毛髮皆聳嗚呼其盛唐

之遺直歟

唐故中書侍郎平章事韋公集

漢庭以賢良文學徵有道之士公孫弘條對第
一席其勢鼓行人間取丞相且侯使漢有得人
之聲伊弘發也皇唐文物與漢同風故天后朝
燕國公說以詞標文苑徵立宗朝曲江公九齡
以道侔伊呂徵德宗朝天水姜公公輔杜陵韋
公執誼河東裴公均以賢良方正徵憲宗朝河
南元公稹京兆韋公惇以才識兼茂徵隴西牛
公僧孺李公宗閔以能直言極諫徵咸用對策

甲於天下繼焉有聲宰相古今相望落落然如
騎星辰與夫起版築飯牛者異矣公本名惇舉
進士登賢良既仕方更名處厚字德載漢丞相
扶陽侯之裔孫後周逍遙公夙之八代孫右僕
射某之元子生而聰明絕人在提孩發言成詩
未幾能賦受經於先君僕射學文於伯舅許公
孟容及壯通六經旁貫百氏咨天人之際探曆
數明天官窮性命之源以至于佛書尤邃初爲
集賢殿校書郎宰相李趙公監修國史引公直
東觀就改咸陽尉遷右拾遺轉左補闕世稱有

史才而能諫諍入尚書爲郎歷禮部考功皆人
望所在上方用威武以龔警不庭宿兵寢以韋丞
相貫之酌人情上言不合意冊免因歷誣所善
公在伍中出爲開州刺史居三年執友崔敦詩
爲相徵拜戶部郎中至闕下旬歲間以本官知
制誥穆宗新即位注意近臣召入翰林充侍講
學士初授諫議大夫續換中書舍人侍游蓬萊
池延問大義退而進六經法言二十編優詔荅
之賜以金紫尋遷權知兵部侍郎知制誥翰林
侍講史館修撰長慶四年春敬宗踐祚以公用

經術左右先帝五年稔聞其德尤所欽倚內署
故事與外庭不同凡言內翰學士必草詔書有
侍講者專備顧問雖官爲中書舍人或他官知
制誥第用其班次爾不竄言於訓詞至是上器
公且有以寵之乃使內謁者申命去侍講之稱
慮未諭于百執事居數日降命書重舉舊官以
明新意尋真拜夏官貳卿由是內庭詞臣無出
其右者凡密旨必承乎權輿故號承旨學士上
富春秋未親庶政或有凝滯視公如著龜寶曆
季年宮壺間一夕生變人情大駭雖鼎臣無所

關決唯內署得參焉羣議闕胡貢反然俟公一言而

定戡難纘服再維乾綱今上繼明策勲第一擢

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高材遇英

主功顯人伏言無不從筆端膚寸澤及天下盡

罷冗食請歸才人事先有司物止常貢城杜無

託巖廊益尊感恩盡瘁不嗇神用大和二年十

二月上前言事未及畢詞疾作暴僨以朝服委

地同列白奏搢笏扶持之不能起上命中貴人

在右翼輔歸于中書如大醉狀上震驚咨嗟徵

醫賜藥旁午疊委會暮肩輿至第詰且以不起

聞贈樾加常禮後十年嗣子蕃以太子舍人直
弘文館編次遺文七十通銜哀貢誠乞詞以冠
其首謹按公未爲近臣已前所著讚論記述銘
志皆文士之詞也以才麗爲主自入爲學士至
宰相以往所執筆皆經綸制置財成潤色之詞
也以識度爲宗觀其發德音福生人沛然如時
雨褒元老諭功臣穆然如景風命相之冊和而
莊命將之誥昭而毅薦賢能其氣似孔文舉論
經學其博似劉子駿發十難以摧言利者其辯
似管夷吾噫逢時得君奮智謀以取高位而令

名隨之豈不偉哉初蕃旣纂修父書咨于先執
李習之請文爲領袖許而未就習之悄然謂蕃
曰朝昔與韓吏部退之爲文章盟主同時倫輩
惟柳儀曹宗元劉賓客夢得爾韓柳之逝久矣
今朝又被病慮不能自述有孤前言賈恨無已
將子薦誠于劉君乎無何習之夢奠于襄州蕃
具道其語余感相國之平昔嘉蕃之虔恭庶幾
能世其家固不讓古

唐故相國贈司空令狐公集

起文章而陟大位丹青景化焜耀藩方如霏煙

祥風緣飾萬物而與令名相終始者有唐文臣
令狐公實當之公名楚字毅士燉煌人今古數
于長安右部天授神敏性能無師始學語言乃
協宮徵故五歲已爲詩成章旣即冠參貢士果
有名字時司空杜公以重德知貢舉擢居甲科
瑯琊王拱識公於童非雅器異之至是拱自虞
部正郎領桂州銳於辟賢以酬不次之遇先拜
章而後告公旣而授試弘文館校書郎公爲人
子重難遠行稟命而去居一歲竟迫方寸而歸
家在并汾間急於祿養捧從事檄于并州凡更

三牧官至監察御史元和初憲宗聞其名徵拜
右一作左拾遺歷太常博士入爲尚書禮部員外郎
性至孝旣孤以善居喪聞喪除爲刑部員外郎
時帝女下嫁相禮缺官以本官攝博士當問名
之荅上親臨帳幄簾內窺之禮容甚偉聲氣朗
徹上目送良久謂左右曰是官可用記其姓名
未幾改職方知制誥詞鋒犀利絕人遠甚適有
旨選司言高第者視草內庭宰臣以爲首遂轉
本司郎中充翰林學士滿歲遷中書舍人專掌
內制武帳通奏栢梁陪讌嘉猷高韻冠于一時

會淮右稽誅上遣丞相即戎以督戰公草詔書
詞有涉嫌者相府上言有命中書參詳竄定因
罷內職歸閣中而君心眷然將有大用且出入
以試之及牧華州兼御史中丞錫以金紫居鎮
七月遷大夫充河陽三城懷州節度使又七月
急召抵京師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天下然後知上心倚以爲相非一朝也是歲元
和十四年秋明年正月憲宗晏駕惜其在位日
淺遭時大變穆宗踐祚轉門下侍郎平章事萬
機百度別有所付第以舊相署位充山陵使七

月禮畢部下吏有以贓狀聞者朝典用責率之
義是以左授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
使兼御史大夫恩顧一異媒孽隨生旋又貶衡
州刺史移郢州轉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尋起爲
陝虢觀察使或有上封者稱前以奉陵寢不檢
下獲譴今陵土猶濕未宜遽用次陝一日重爲
賓客分司長慶四年改河南尹其秋授檢校禮
部尚書兼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管內觀察
處置等使汴州爲四戰之地擇帥先有功峻刑
右武疑似沈命號爲危邦者積年公但以清儉

自律以恩信待人以夷坦去羣疑以禮讓汰慘
急自上化下速於置郵泮林革音無復故態璽
書勞之就加大司馬文宗纂服三年冬上表以
大臣未識天子願朝正月制曰可操節入覲遷
戶部尚書俄爲東都留守又轉檢校尚書右僕
射兼鄆州刺史太平軍節度使後以王業之始
實爲北京移鎮太原從人望也以吏部尚書徵
換太常卿真拜尚書左僕射太和九年冬十一
月京師有急兵起上方御正殿即日還宮是夕
召公決事禁中以見賢遍反事傳古義爲對其詞

謹切無所顧望上心嘉之居一二日守本官兼
諸道鹽鐵轉運使以鞫利權既非素尚乞許乙牢
讓故復爲檢校左僕射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
觀察使兼御史大夫開成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薨于漢中官舍享年七十齊終之前一日自修
遺表初述感恩陳力之大義中及朝廷刑政之
或闕意竊言盡神識不昏上深悼之形于愍冊
未登三事故以贈之歸泉之夕有大星殞于正
寢之上光燭于庭天意若曰旣稟之而生亦有
涯而落其文章貴壽之氣焰歟初憲宗覽國書

見五王復辟之際狄梁公實尸之公爲台臣獨
召便殿問曰仁傑有後乎公以其支孫試校書
郎兼謨爲對即日拜左拾遺公遂草制他日相
銜者因扶其詞以爲非春秋諱魯之旨穆宗新
即位謙讓不自決遂有衡州之貶公議寃之嗟
乎天之於賦子也甚嗇而難周公獨富文華丁
良時歷名卿至元老蓋忠廉孝友愛才與物合
是粹美以將之邪可謂全德矣旣免喪嗣子左
補闕絢集公之文成一百三十卷因長子太子
左諭德子弘分司東都負其笥來謁泣曰先正

司空與丈人爲顯交撤懸之前五日所賦詩寄
友非他人也今手澤尚存言之嗚噎長號予亦
爲之大慟收淚而視分當編次之始公參大鹵
記室以文雄邊議者謂一方不足以騁用徵拜
於朝累遷儀曹郎乃登西掖入內署訐謨密勿
遂委魁柄斯以文雄於國也嗚呼咫尺之管文
敏者執而運之所如皆合在藩聳萬夫之觀望
立朝貴羣寮之頰舌居內成大政之風霆導畎
澮於章奏鼓洪瀾於訓誥筆端膚寸膏潤天下
文章之用極其致矣而又餘力工於篇什古文

士所難兼焉昔王珣爲晉僕射夢人授大筆如椽覺而謂人曰此必有大手筆事後孝武哀冊文乃珣之詞也公爲宰相奉詔撰憲宗聖神章武孝皇帝哀冊文時稱乾陵崔文公之比今考之而信故以爲首冠尊重事也其他各以類聚著于篇

唐故尚書主客員外郎盧公集

心之精微發而爲文文之神妙詠而爲詩猶夫孤桐卽玉自有天律能事具者其名必高名猶實生故久而益大尚書郎盧公諱象字緯卿始

以章句振起於開元中與王維崔顥比肩驥首
鼓行於時妍詞一發樂府傳貴由前進士補秘
書省校書郎轉右衛倉曹掾丞相曲江公方執
文衡揣摩後進得公深器之擢爲左補闕河南
府司錄司勳員外郎名盛氣高少所卑下爲飛
語所中左遷齊汾鄭三郡司馬入爲膳部員外
郎時大盜起幽陵入洛師東夏衣冠不克歸王
所爲虜劫執公墮脅從伍中初謫果州長史又
貶永州司戶移吉州長史天下無事朝廷思用
宿舊徵拜主客員外郎道病留武昌遂不起故

相崔太傅時為右史方在鄂以文誌其墓其一
詞曰噫公妙年有聲振耀當代翱翔雲路不虞
贈則層反繳威名先物易生癘疵三至郎署坐成
遺羞蹭蹬江臯栖栖沒齒見知者恨之公遠祖
元魏北齊後周皆為帝師公之叔父嵩山逸人
諫議大夫顥然真隱者也公下世後七十三年
其孫元符捧遺草來乞詞以表之常經亂離多
所散落今之存者十有二卷凡若干篇

唐故衡州刺史呂君集

五行秀氣得之若多者為俊人其色澌澀於顏

間其聲發而爲文章天之所與有物來相彼由
學而致者如工人染夏以視羽畎有生死之殊
矣初貞元中天子之文章煥乎垂光慶霄在上
萬物五色天下文人爲氣所召其生乃蕃靈芝
萑莆與百果齊坵然煌煌翹翹出乎其類終爲
偉人者幾希矣東平呂和叔寔生是時而絕人
遠甚始以文學震三川三川守以爲貴士之冠
名聲西馳速如羽檄長安中諸生咸避其鋒丙
一作科連中鉗刃愈出德宗聞其名自集賢殿校
兩書郎擢爲左拾遺明年大戎請和上問能使絕

域者君以竒表有專對材膺選轉殿內史錫之
銀章還拜尚書戶部員外郎轉司封遷刑部郎
中兼侍御史副治書之職會中執法左遷緣坐
道州刺史以政聞改衡州年四十而沒後十年
其子安衡泣捧遺草來謁咨余伸之成一家言
凡二百篇和叔名温別字化光祖考皆以文學
至大官蚤聞詩禮於先侍郎又師吳郡陸質通
春秋從安定梁肅學文章勇於藝能咸有所祖
年益壯志益大遂撥去文字與俊賢交重氣槩
覈名實歆然以致君及物爲大欲每與其徒講

疑考要皇王霸強之際臣子忠孝之道出入上
下百千年間詆訶角逐疊發連衽得一善輒盱
衡擊節揚杖頓足信容得色舞于眉端以爲按
是言循是理合乎心而氣將之昭昭然若揭日
月而行孰能闕其勢而爭天光者乎嗚呼言可
信而時異道甚長而命窄精氣爲物其有所歸
乎古之爲書者先立言而後體物賈生之書首
過秦而荀卿亦後其賦和叔年少遇君而卒以
謫似賈生能明王道似荀卿故余所先後視二
書斷自人文化成論至諸葛武侯廟記爲上篇

其他咸有爲而爲之始學左氏書故其文微爲
富豔夫羿之關弓唯巴蛇九日乃能盡其殼而
回注鸚爵亦要中於尋常之間非羿之手弓有
能有不能所遇然也後之達解者推而廣之知
余之素交不相索於文字之內而已

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

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
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
復起夫政虐而土裂三光五嶽之氣分扶問大音
不完故必混一而後大振初貞元中上方嚮文

章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天下文士爭執所長與
時而奮粲然如繁星麗天而芒寒色正人望而
敬者五行而已河東柳子厚斯人望而敬者歟
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於貞元初至九年爲名
進士十有九年爲材御史二十有一年以文章
稱首入尚書爲禮部員外郎是歲以踈俊少檢
獲訕出牧邵州又謫佐仁永州居十年詔書徵不
用遂爲柳州刺史五歲不得召歸病且革留書
抵其友中山劉某曰我不幸卒以謫死以遺草
累故人某執書以泣遂編次爲三十通行於世

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弔曰
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
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文章少所
推讓亦以退之言爲然凡子厚名氏與仕與年
暨行己之大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今附于第
一通之末云

董氏武陵集

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工於詩者
能之風雅體變而興同古今調殊而理冥達於
詩者能之工生於才達生於明二者還相爲用

而後詩道備矣余嘗執斯評為公是且衡而度
之誠懸乎心默揣羣才鈞銖尋尺隨限而盡如
是所閱者百態一旦得董生之詞杳如搏翠屏
浮層瀾視聽所遇非風塵間物亦猶明金粹羽
得于遐裔雖欲勿寶可乎生名佺字庶中幼侍
屬詩者晚而不衰心源為鑪筆端為炭鍛鍊元
本雕礪羣形糾紛舛錯逐意犇走因故泐濁協
為新聲嘗所與游皆青雲之士聞名如盧杜盧
外象杜高韻如包李包祭酒佺迭以章句揚於當時
負外甫末路寡徒值余歡甚因相謂曰閒身以廷尉屬

為荊州從事移疾罷去幽卧於武陵迨今四年
言未信於世道不施於人寓其性懷播為味咏
時發笥紛然盈前凡五十篇因地為目吾子常
號知我盍表而志之為生羽翼余不得讓而著
于篇因系之曰詩者其文章之蘊邪義得而言
喪故微而難能境生於象外故精而寡和千里
之繆不容秋毫非有的然之姿可使戶曉必俟
知者然後鼓行於時自建安距永明已還詞人
比肩唱和相發有以朔風零雨高視天下蟬噪
鳥鳴蔚在史策國朝因之粲然復興由篇章以

躋貴仕者相踵而起兵興已還右武尚功公卿
大夫以憂濟爲任不暇器入於文什之間故其
風寢息樂府協律不能足去聲新詞以度曲夜諷
之職寂寥無紀則董生之貧卧于齋土也其不
得於時者歟其不試故藝者歟

澈上人文集

釋子工爲詩尚矣休上人賦別怨約法師哭范
尚書咸爲當時才士之所傾歎厥後比比有之
上人生於會稽本湯氏子聰察嗜學不肯爲凡
夫因辭父兄出家號靈澈字源澄雖受經論一

心好篇章從越客嚴維學爲詩遂籍籍有聞去
維卒乃抵吳興與長老詩僧皎然游講藝益至
皎然以書薦于詞人包侍郎侏包得之大喜又
以書致于李侍郎紆是時以文章風韻主盟於
世者曰包李以是上人之名由二公而颺如雲
得風柯葉長王以文章接才子以禪理悅高人
風儀甚雅談笑多味貞元中西遊京師名振輦
下縑流疾之造飛語激動中貴人因侵誣得罪
徙汀州會赦歸東越時吳楚間諸侯多賓禮招
延一作之元和十一年終於宣州開元寺七十有

一門人遷之建塔於越之山陰天柱峯之陞從
本教也初上人在吳興居何山與晝公為侶然皎

字晝時

以字行時子方以兩髦執筆硯陪其吟詠皆曰孺

子可教後相遇于京洛與友許之契焉上人歿
後十七年子為吳都其門人秀峯捧先師之文
來乞詞以志且曰師嘗在吳賦詩僅二千首今
刪取百篇勒為十卷自大曆至元和凡五十年
間接詞客聞人誦唱別為十卷今也思行乎昭
世求一言羽翼之因為評曰世之言詩僧多出
江左靈一導其源護國襲之清江揚其波法振

劉夢得文集卷第二十三
泐之如么絃孤韻警入人耳非大樂之音獨吳
興畫公能備衆體畫公後澈公承之至如芙蓉
園新寺詩么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謫汀州
么青蠅爲弔客黃犬寄家書可謂入作者閩域
豈獨雄於詩僧間邪

劉夢得文集卷第二十三

劉夢得文集卷第二十四

雜著

鑒藥

評眩

嘆牛

傲舟

原力

說驥

述病

因論七篇序

子劉子問居作因論或問其旨曷歸歟對曰因之為言有所自也夫造端乎無形垂訓於至當其立言之徒放詞乎無方措旨於至適其寓言

之徒蒙之智不逮于是造形而有感因感而有
辭匪立匪寓以因爲目因論之旨也云爾

鑒藥

劉子間居有負薪之憂食精良弗知其旨血氣
交冷煬然焚如客有謂子子疾病積日矣乃今
我里有方士淪跡於醫厲者造焉而美肥跛者
造焉而善馳矧常病雅將子詣諸子然之之醫
所切脉觀色聆聲參合而後言曰子之病其興
居之節舛衣食之齊去乖所由致也今夫藏鮮
能安穀府鮮能母氣徒爲美疹之囊橐爾我能

攻之乃出藥一九可兼方寸以授余曰服是足以滌昏煩而鉏蘊結銷蠱慝而歸耗氣然中有毒須其疾瘳而止過當則傷和是以微其齊去也予受藥以餌過信而臆能輕痺能和涉旬而苛癢絕焉抑搔罷焉踰月而視分纖聽察微蹈危如平嗜糲如精或聞而慶予且關言曰子之獲是藥幾神乎誠難遭已顧醫之態多嗇術以自貴遺患以要平財盍重求之所至益深矣予昧者也泥通方而狃旣効猜至誠而惑勦說卒行其言逮再餌半旬厥毒果肆岑岑周體如疢

瘡焉悟而走諸醫醫大咤曰吾固知夫夫未達也促和蠲毒者投之濱於殆而有喜異日進和藥乃復初劉子慨然曰善哉醫乎用毒以攻疹用和以安神易則兩躓明矣苟循往以御變昧於節宣奚獨吾儕小人理身之弊而已

評忙

劉子如京師過徐之右鄙其道旁午有忙增增扶斑白挈羈角齋生器荷農用摩肩而西僕夫告子曰斯宋人梁人毫人潁人之逋者今復矣子愕而評云予聞隴西公暢轂之止方踰月矣

今爾曹之來欣欣然似恐後者其間有勞俸
之簿歟蠲復之條歟振贍之術歟碩鼠亡歟瘵狗
逐歟曰皆未聞也且夫浚都吾政之上游也自
巨盜間疊而武臣顓焉牧守由將校以授皆虎
而冠子男由胥徒以出皆鶴而軒故其上也子
視卒而芥視民其下也驚其理而蟬其賦民弗
堪命是軼于他土然咸重遷也非阽危擠壑不
能違之曩者雖歸歟成謠而故態相沿莫我敢
復今聞吾帥故為丞相也能清淨畫一必能以
仁蘇我矣其佐常宰京邑也能誅鉏豪右必能

以法衛我矣奉斯二必而來歸惡待事實之及也子因浩歎曰行積於彼而化行於此實未至而聲先馳聲之感人若是之速歟然而民知至至矣政在終終也嘗試論聲實之先後曰民黠政頗須理而後勸斯實先聲後也民離政亂須感而後化斯聲先實後也立實以致聲則難在經始由聲以循實則難在克終操其柄者能審是理俾先後終始之不失斯誘民孔易也

嘆牛

劉子行其野有叟牽跛牛于蹊偶問焉何形之

瑰歟何足之病歟今轂鍊然將安之歟叟攬縻
而對云瑰其形飯之至也病其足役之過也請
爲君畢詞焉我僦車以自給嘗驅是牛引千鈞
北登太行南並商嶺一作顏掣以回之叱以聳之
雖涉淖躋高轂如蓬而輶不憤乃今廢矣顧其
足雖傷而膚尚脂以畜豢之則無用以庖視之
則有羸伊禁焉莫敢尸也甫聞邦君饗士卜剛
日矣是往也當要平售於宰夫余尸之曰以叟
言之則利以牛言之則悲若之何予方窶且無
長物願解裘以贖將置諸豐草之鄉可乎叟韞

然而哈曰我之沽是屈指計其直可以持醪而
嚙肥飴子而衣妻若是之逸也奚事裘爲且昔
之厚其生非愛之也利其力今之致其死非惡
之也利其財子惡乎落吾事劉子度是叟不可
用詞屈乃以杖扣牛角而嘆曰所求盡矣所利
移矣是以負能霸吳屬鏤賜斯旣帝秦五刑具
長平威振杜郵死陔下敵擒鍾室誅皆用盡身
賤功成禍歸可不悲哉可不悲哉嗚呼執不匱
之用而應夫無方使時宜之莫吾害也苟拘於
形器用極則憂明已

備舟

劉子浮于汴涉淮而東亦既釋紼纒榜人告予
曰方今湍悍而舟監宜謹其具以虞焉予聞言
若厲繇是砌以窒之灰以堊之剝以乾之僕怠
而躬行夕惕而晝勤景霾晶而莫進風異響而
過止兢兢然累辰是用獲濟偃檣弭櫂次于淮
陰於是舟之工咸沛然自暇自逸或遊肆而觴
矣或拊橋而歌矣隸也休役以尚寢矣吾曹無
虞以宴息矣逮夜分而窾隙潛澍渙然陰瀆至
乎淹篲濡薦方卒愕傳呼跣跳登坵僅以身脫

目未及瞬而樓傾軸墊圯于泥沙力莫能支也
劉子歎然目視而言曰曩予兢惕也汨洪波而
無害今予宴安也蹈常澆而致危畏之途果無
常所哉不生所畏而生於所易也是以越子膝
行吳君忽晉宣尸居魏臣怠白公厲劔子西哂
李園養士春申易至于覆國夷族可不儆哉嗚
呼禍福之胚胎也其動甚微倚伏之矛盾也其
理甚明因而後儆斯弗及已

原力

劉子于邁舟次泗濱維紜邇之于傳傳吏適傳

呼曰乘駟者方來誰何之則曰力人也雅以力
聞於吳楚間中貴人器之謂宜爲爪士獻言于
上有旨趣促音如京師頃其至則仡然五輩咸碩
其體毅其容動睛曄如曳趾岌如顧瞻低回飲
啜有聲泗濱守伍由將授也悅而勞之饗食以太
牢飲以百壺酒酣氣振求試自矜傍如無人中
若有憑有盪舟如泂者拄鼎如飛者綯鑣如麻
者開兩弧而脉不僨者屣巨石而齋如流者異
哉果以力駭世而聞于上也異日話於儒家者
流有客悻然自奮曰斯誠力矣上之不過誇胡

人而戲角抵次之不過倅期門而振袂服我之
力異然以道用之可以格三苗而賓左衽以威
用之可以係六蠻而斷右臂由是而言彼力也
長雄於匹夫然猶駟其駢餼其食我力也無敵
於天下亦當蒲其輪鶴其書矣予詰之曰彼之
力用於形者也子之力用於心者也形近而易
見心遠而難明理乎而言則子之力大矣時乎
而言則彼力大矣且夫小大迭用曷常哉彼固
有小矣子固有大矣予所不能齊也客於邑垂
涕洟劉子解之曰屠羊于肆適味於衆口也攻

玉于山俟知於獨見也貪日得則鼓刀利要歲計而韞匱多客聞之破涕曰吾方俟多於歲計也歲歟歲歟其我與歟

說驥

伯氏佐戎于朔陞獲良馬以遺予予不知其良也秣之稊糝飲之汚池廐櫪也上痺而下蒸羈絡也綴索而續韋其易之如此予方病且窶求沽于肆肆之馭亦不知其良也評其價六十緡將劑矣有裴氏子羸其二以求之謂善價也卒與裴氏裴所善李生雅挾相術於馬也尤工覩

之周體哈然視听然笑既而抃隨之且曰久矣
吾之不覲於是也是何柔心勁骨竒精妍態宛
如鏘如擘如翔如之備邪今夫之德也全然矣
顧其維駒藏銳于内且秣之乖方是用不悅于
常日須其齒備而氣振平則衆美灼見上可以
獻帝閑次可以粥萬千金裴也聞言竦焉遂儻其
僕蠲其阜筐其惡蜃其波稚以美薦秣以薌粒
起之居之澡之拒音震之無分陰之怠斯以馬養
養馬之至分也居無何果以驥德聞客有唁子
以喪其寶且譏其所貿也微子洒然曰始予有

是馬也予常馬畜之今予易是馬也彼寶馬畜
之寶與常在所遇爾且夫昔之翹陸也謂將蹄
將齧柢以搥策不知其籊雲爾昔之嘘吸也謂
爲疵爲癘投以藥石不知其噴玉爾夫如是則
曠日歷月將頓踣是以曾何寶之有焉繇是而
言方之於士則八十其緡也不猶愈於五殺皮
乎客謾而竦予遂言曰馬之德也存乎形者也
可以目取然猶違之若此矧德蘊于心者乎斯
從古之歎予不敢嘆

述病

劉子嘗涉暑而征熱攻于腠以致病其僕也告
痛亦莫能興逮浹日子有瘳醫診之曰疾幸閒
矣顧熱沴而未平有遺類焉宜謹於攝衛攝衛
之乖方則病復矣所苦既微而怠其說倦眠于
衾而興焉倦隱几而步焉面不能罷頰髮不能
捐擲口不能忘味心不能無思如是未移日而
疾也瘳踈錦反如覆瘳于躬進藥求汗凡三渙然後
目能視既分則嚮時之僕已睨一作睨然執杯圈侍
予于前矣予訝而曰曩吾與若也病偕呻也諱
也若酷而吾微藥也餌也吾躬而若簿何患之

同而痊之異哉僕諄諄而荅云己之被病也兀
然而無知有^{一作其}間也亦兀然而無知駿蓬如而
忘乎亂面黔如而忘乎垢洎疾之殺也雖飲食
是念無滑甘之思日致復初亦不自知也予喟
然嘆曰始予有斯僕也命之理畦則蔬荒主庖
則味乖顛廐則馬瘠常謂其無適能適乃今以
兀然而賢我遠甚利與鈍果相長哉僕更矣劉
子遂言曰樂於用則豫章貴厚其生則社櫟賢
唯理所之曾何膠於域也

劉夢得文集卷第二十四

劉夢得文集卷第二十四

九

夢

開化圖書
U. of T. Libraries

劉夢得文集卷第二十五

雜說

弔馬文

口兵戒

猶子蔚適越戒

觀博

觀市

論書

劉氏集略說

名子說

丞相府論學事

魏生兵要述

救沈志

弔馬文

馬乾類蓋健而善馳君子之所宜求為獸也故

法求於力或逸而喜駭求於和或乾而易仆由
德而稱者鮮焉曩子知善馬之難遭也不求于
肆而于其鄉一旦果得陰山之阿蠖略其形蕭
然其鳴長顧遠視順而能力顧其低軀非騫然
而偉也雖士得以乘之始予被皂衣于朝朝之
人多三四其壯一作牲以迭馭子無兼焉水轍之
淋漓淖途之汪洋結爲确犖韞爲坳堂前有僨
輶後有濡裳我策垂空我鑣方揚振鬣軒昂矯
如飛翔翹翹其雄也非力而何烈火之具舉鈎
膺之疊舞一蹊千趾駢比齟齬度者斯擠悍者

斯怒我鞍如山我轡如組弭毛容與宛若孤處
靡靡其柔也非慧而何前日子子之獲譴于闕下
背商顏趣昭丘日中而踰舍循門之南非騎所
宜夷則沮洳高則嶽巖虎咆空林蹙一作蹙闕荒
馘風雨孤征簡書之威俾予弗顛我馬焉依屑
屑其勞也非德而何予至武陵居沅水傍或踰
月未嘗跨焉以故莫得伸其所長跼躄顧望兮
頓望其鑠韉飲齧日削兮精耗氣傷寒樞騷騷
兮瘁毛蒼涼路聞躑躅兮巴馬騰驤朔雲深兮
邊草遠意欲往兮聲不揚墮然似不得其所而

死故其嗟也兼常初玄宗羈大宛而盡有名馬
命典牧以時起居洎西幸蜀往往民間得其種
而蕃焉故良也色者率非中土類也稽是毛物
豈祖於宛歟漢之歌曰龍爲友武陵有水曰龍
泉遂歸骨于是川且弔之曰生于磧礧善馳走
萬里南來困丘阜青菰寒菽何適口病聞北風
猶舉首金壺已平骨空朽投之龍荆從爾友

口兵戒

余讀蒙莊書曰兵莫慘於志鏌鋦爲下缺然知
志士之傷夫生也他日讀遠祖中壘校尉書曰

口者兵也盡然知言之爲兵又慘乎志因博考
前載極其兩端夫志兵之薄人激烈抗憤不過
無從容於世耳口兵之起其刑渥焉繇是知吾
祖之言爲急作戒以書于盤盂五刃之傷藥之
可平一言成病智不能明人或罹兵道塗犇救
投方效技思恐其後人或罹譖比肩狐疑借有
解紛毀輒隨之故曰舌端之蘖慘乎楚鐵夷竈
誠謀執戈以驅掩人誠智折筭以詈賢者誨子
信其有旨發言之難伸舌猶爾辯爲詐謀默爲
德基玉櫝不啓焉能瑕疵隳麋深居孰謂可嗤

我口之啓爾心之門無爲我兵當爲我藩以慎
爲鍵以忍爲閹可以多食勿以多言

猶子蔚適越戒

猶子蔚晨跪于席端曰某幼承叔父訓始勾萌
至于扶踈前日不自意有司以名污賢能書又
自不意被丞相府召爲從事重兢累媿懼貽叔
父羞今當行乞辭以爲戒余曰若知彝器乎始
乎斲輪因人規矩中度外枵然而有容者理膩
質堅後加密石焉風戾日晞不副不聱五吏然後
青黃之鳥獸之飾乎瑤金貴在清廟其用也累

以養絜其藏也。積以養光，苟措非其所，一有毫
髮之傷，儻然與破甑爲伍矣。汝之始成人，猶器
之作朴，是宜力學爲範，斷親賢爲青黃，睦僚友
爲瑤金，忠所奉爲清廟，盡敬以爲冕，慎微以爲
積，去怠以護傷，在勤而行之。爾設有入思，披重
霄而挹顥氣，病無階而升有力者，揭層梯而倚
泰山，然而一舉足而一高，非獨揭梯者所能也。
尺大位未嘗曠，故世多貴人；唯天爵并者，乃可
偉爾。夫偉人之一顧，踰乎華章；而非亦慘乎
黥刑行矣。慎諸吾見，垂天之雲在爾肩腋間矣。

昔吾友柳儀曹嘗謂吾文俊而膏味無窮而炙
愈出也遲汝到丞相府居一二日袖吾文入謁
以取質焉丞相吾友也汝事所從如事諸父借
有不如意推起敬之心以奉焉無忽

觀博

客有以博戲自任者遲余觀焉初主人執握槩
之器寘于廡下曰主進者要約之既揖讓即次
有博齒二異乎齒負之齒其制用骨觚稜四均
鏤以朱墨耦而合數取應朞月視其轉止依以
爭道是制也通行之久矣莫詳所祖以其用必

投擲故以博投詔之是日客抵骨于局且祝之
曰其來如趨其去如脫事先趨起命中無蹉跌
無從彼呼無戾我詛分曹道迫自朝至于日中
稷而率與所祝異焉客視骨如有情焉如或憑
焉悉詈之不泄又從而齟齬蹂躪之莫顧其十
目之哈讓也乃曰非子術之不工是朽骼者不
子畀也請刷恥于弈棊主人促命燭以續驚神
默計巧竭智匱主進者書勝負之數于牘視其
所喪又倍前籍焉觀者曰以夫人之褊心亦將
詬棊而抵枰矣既乃恬而不恤赧然有失鵠求

身之色人咸異之子劉子曰先人者制人博投
是已從人者制於人枰棊是已二者豈有數存
乎其間哉何處之勢異爾是知當軸者易生嫌
而退身者易爲譽易生之嫌不足賤也易爲之
譽不足多也在辨其所處而已

觀市

由命士已上不入於市周禮有焉乃今觀之蓋
因也元和三年沅南不雨自季春至于六月毛
澤將盡郡守有志于民誠信而零遂徧山川方
社又不雨遂遷市于城門之達余得自麗譙而

俯焉肇下令之日布市籍者咸至夾軌道而分
次焉其左右前後班閒錯跼如在闌之制其列
區榜揭價名物參外夷之化負焉牛有緯私屬有
閑在中笥者織文及素焉在几閣者彫彤及質
焉在筐筥者白黑巨細焉業于饗養者列饗饌陳
粢餌而苾然業于酒者舉酒旗滌盃盃而澤然
鼓刀之人設高俎解豕羊而赫然華實之毛畋
漁之生交蜚走錯水陸羣狀夥名入隧而分韞
藏而待價者負挈而求沽者乘射其時者竒贏
以游者坐賈顛顛行賈遑遑利心中驚貪目不

瞬於是質劑之曹較固之倫合彼此而騰躍之
冒良苦之巧言數量衡於險手抄忽之差鼓舌
儻儻詆欺相高詭態橫出鼓器譁空煙埃奮糝
腥疊巾屨嚙而合之異致同歸雞鳴而爭赴日
中而駢聞萬足一心恐人我先交易而退陽光
西徂幅員不移徑如初中無求隙地俱爲守犬
烏烏樂得腐餘是日倚衡而閱之三感其盈虛
之相尋也速故著于篇云

論書

或問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工與拙何損益於

數哉荅曰此誠有之蓋舉下之說爾非蹈中之
說亦猶言居室曰避燥濕而已言衣裳曰適寒
燠而已言飲食曰充腹而已言車馬曰代勞而
已言祿位曰代耕而已今夫考居室必以閤門
豐屋爲美筭衣裳必以文章鮮澤爲甲評飲食
必以精良海陸爲貴第車馬必以華駟絕足爲
高干祿位必以重侯累封爲意是數者皆不行
舉下之說矣獨於書也行之邪禮曰士依於德
游於藝德者何曰至曰敏曰孝之爲謂藝者何
禮樂射御書數之爲謂是則藝居三德之後而

士必游之也書居數之上六藝之一也語曰飽
食終日無所用心難乎哉不有博弈者乎爲之
猶賢乎已是則博弈不得列於藝差愈於飽食
無所用心爾吾觀今之人適有面詆之曰子書
居下品矣其人必迫爾而笑或謦然不屑有詆
之曰子握槊弈碁居下品矣其人必赧然而媿
或艱然而色是故時敢以六藝斥人不敢以六
博斥人嗟乎衆尚之移人也問者曰然則彼魏
晉宋齊間亦嘗尚斯藝矣至有君臣爭名父子
不讓何哉荅曰吾姑欲求中道爾子寧以尚之

之弊規我歟且夫信者美德也秦繆尚之而賢
臣莫贖黃老者至道也竇后尚之而儒臣見刑
道德且不可尚矧由道德以下者哉所謂中道
而言書者何處之文學之下六博之上材鈞而
善者得以加譽遇鈞而善者得以議能所加在
乎譽非實也不黷于賞所議在乎過非罪也不
紊于刑夫如是庶乎六書之學不堙墜而已乎

劉氏集略說

子劉子曰五達之井百汲而盈科未必涼而甘
所處之勢然也人之詞待扣而揚猶井之利汲

爾始余爲童兒居江湖間喜與屬詞者游謬以
爲可教視長者所行止必操觚從之及冠舉秀
才一幸而中說有司懼不厭於衆亟以口譽平
之長安中多循空言以爲誠果有名字益與曹
輩畋漁于書林宵語途話琴酒調謔一出於文
章俄被召爲記室參軍會出師淮上恒磨墨於
楯臯或寢止羣書中居一二歲由旬服外諸朝
凡三進班而所掌猶外府或官課平或爲人所
倩昌言奏記移讓告諭奠神誌葬咸猥并焉及
謫于沅湘間爲江山風物之所蕩往往指事成

歌詩或讀書有所感輒立評議窮愁著書古儒
者之大同非高冠長劍之比爾前年蒙恩澤授
以郡符居海墻多雨慙作適晴喜躬曠書于庭
得已書四十通道爾自哂曰道不加益烏用是
空文為真可供醬蒙藥褚爾他日子壻博陵崔
生關言曰某也鄉游京師偉人多問丈人新書
幾何且欲取去而某應曰無有輒媿起於顏間
今當復西期有以弭媿者繇是刪取四之一為
集略以貽此郎非敢行乎遠也

名子說

魏司空王昶名子制誼咸得立身之要前史是
之然則書紳銘器孰若發言必稱之乎今余名
示長子曰咸允字信臣次曰同廩字敬臣欲示
於人無賢愚於事無小大咸推以信同施以敬
俾物從而衆悅其庶幾乎夫忠孝之於人如食
與衣不可斯須離也豈俟余勗哉仁義道深非
訓所及可勉而企者故存乎名夫朋友字之非
吾職也顧名旨所在遂從而釋之孝始於親終
於事君偕曰臣知終也

奏記丞相府論學事

十一月七日使持節都督夔州諸軍事夔州刺

史劉某謹奏記相公閣下凡今能言者皆謂天

下少士而不知養材之道鬱堙而不揚非天不生材也亦猶不耕者不歎廩庾之無餘非地不產百穀也伏以貞觀中增築學舍千二百區生徒三千餘人時外夷上疏請遣子弟入附于三雍者五國雖菁菁者莪育材之道不足比也今之膠庠不聞絃歌而室廬圯廢生徒衰少非學官不欲振舉也病無貲財以給其用鯁生今有一見使太學立富幸遇相公在位可以索言之

禮云凡學官春釋奠于其先師斯禮止于辟雍
頴宮非及天下也今四海郡縣咸以春秋上下
有事孔子廟其禮不應於古且非孔子意也炎
漢初定羣臣皆起屠販爲公卿故孝惠高后之
閒置原廟於郡國逮孝元時韋玄成以碩儒爲
丞相遂建議罷之夫以子孫尚不敢違禮以饗
其祖況後學師先聖之道而首違之祭義曰祭
不欲數語云祭神如神在與其煩於舊饗孰若
行其教道今夫子之教日頽靡而以非禮之祀
媚之斯儒者之所宜憤悱也竊觀歷代無有是

事皇家武德二年詔於國學立周公孔子廟四
時致祭貞觀十一年又詔修宣尼廟於兗州至
二十年許敬宗等奏乃遣天下諸州縣置三獻
官其他如方杜敬宗非通儒不能典禮開元中
玄宗嚮學與儒臣議繇是發德音其罷郡縣釋
奠牲牢唯酒脯以薦後數年定令時王孫林甫
爲宰相不涉學委御史中丞王敬從刊之敬從
非文儒遂以明衣牲牢編在學令是首失於敬
宗而終失於林甫習以爲常罕有敢非之者謹
按本州四縣一歲釋奠物之直緡錢十六萬有

竒舉天下之郡縣當千七百不啻羈縻者不在
數中凡歲中所出於經費過四千萬適資三獻
官飾衣裳飴妻子而已於尚學之道無有補焉
前日詔書許列郡守臣得以上言便事今謹條
奏某乞下禮官博士詳議典制罷天下縣邑牲
牢衣幣如有生徒春秋依開元敕旨用酒醴暇
脩脰鱗榛栗示敬其事而州府許如故儀然後
籍其資半附益所隸州使增學校其半率歸國
庠猶不下萬計築學室具器用豐簞食增掌固
以備使令凡儒官各加稍食其紙筆鈔黃視所

出州率令折入學徒既備明經日課繕書若干
紙進士命讎校亦如之則身觀之風粲然不殊
其他郡國皆立程督投紱懷壘械樸皇華良可
詠矣伏惟相公發迹咸自諸生其尊素王之道
儀形四方宜在今日是以前生敢泐故事以奏
記于左右姑舉其大較至於證據纖悉條奏具
之章下之日某乞留神省察不勝大願惶恐拜
手稽首

魏生兵要述

余爲書殿學士四年所與居皆鴻生彥士一旦

詔下懷吳郡章而東門下生咸惜是行且曰吳
中富士必有知書宜爲太守所禮者及下車閱
客籍森然三千有鉅鹿魏生持所著書來謁曰
不佞始讀書爲文章凡二十年在貢士中孤鳴
甚哀卒無善聽者退而收視易慮伏北牕下考
前言成兵要十編度諸侯未遑是事將笈而西
求一言以生羽翼予取其書觀之始自黃帝伏
蚩尤至于隋氏平江南語春秋戰國事最備磅
礪下上數千年間其攬撫評議無遺策用是以
手握兵符貴人宜有虛已而樂聞者子盍行乎

吾知元侯上舍不獨善雞鳴彈長鋏三五九九
之伎顛之而已

救沈志

貞元季年夏大水熊武五谿鬪決于沅突舊防
毀民家躋高堊之溟滓葩華山腹為坻林端如
莎湍道駛悍不風而怒崩疑前邁浸淫旁掩柔
者靡之固者脫之規者旋環之矩者倒顛之輕
而汎浮者碾礧之重而高大者前却之生者力
音殫者弛形蔽流而東若木柿然有僧愀焉檐
於路曰浮圖之慈悲救生最大能援彼於溺我

當爲魁里中兒願從四三輩皆狎川勇游者相
與乘堅舟挾善器維以脩紵棧于崇丘水當洄
湫人易寘力凝矚執用俟可而拯大凡室處之
類穴居之彙在牧之羣在豢之馴上羅黔首下
逮毛物拔乎洪濶致諸生地者數十百焉適有
犖獸如鷓夷而前攫持流柝首用不陷隅目傍
睨其姿弭然甚如六擾之附人者其徒將取焉
僧趣促音訶之曰第無濟是爲自之可里所而不
能有所持矣舟中之人曰吾聞浮圖之教貴空
空生普普生慈不求報施之謂空不擇善惡之

謂普不逆困窮之謂慈。羸也。生必救而今也窮見廢無乃計善惡而忘普與慈乎。僧曰甚矣問之迷且妄也。吾之教惡乎無善惡哉。六塵者在身之不善也。佛以賊視之末伽聲聞在彼之未寤也。佛以邪目之惡乎無善惡也。吾羸也所援而出死地者衆矣。形乾氣還各復本狀。蹄者躑躅然羽者翹蕭然而言者譏譏然隨其所之。吾不尸其施也不德吾則已。烏能害為彼形之乾髣髴之姿也。彼氣之還暴悖之用也。心足反噬而齒甘最靈是必肉吾屬矣。庸能躑躅譏譏

劉夢得文集卷第二十五
之比歟夫虎之不可使知恩猶人之不可使爲
虎也非吾自遺患焉爾且將貽患于衆多吾罪
大矣子劉子曰余聞善人在患不救不祥惡人
在位不去亦不祥僧之言遠矣故志之

劉夢得文集卷第二十五

劉夢得文集卷第二十六

記

天平軍節度廳壁

汴州刺史廳壁

鄭門新亭

國學五經壁

鄭州刺史廳壁

管城新驛

和州刺史廳壁

山南節度廳壁

山南西道新修驛路

天平軍節度使廳壁

元和十四年春二月王師平河南負固之地十
有二州憲宗視地圖戶版俾參其地三月有詔

其以曹濮隸鄆爲一隅按部三郡統兵三萬乃
新其軍錫號天平蓋承天威以平暴勃志勲揚
休在稱爲雄新邦始俵汚俗猶用朝廷革之以
漸故命功臣或辯吏以帥焉大和三年冬天平
監軍使以故侯病聞上方注意治本乃以牙璋
玉節鼎右僕射官稱賜東都留守令狐公曰子
擇文武惟汝兼前年鎮汴州有顯庸往年弼憲
宗有素責徒得君重剛吾四支公西拜稽首登
車有耀不踰旬抵治所夾清河而域之惟鄆州
在春秋爲須句之國涉漢爲濟東蓋禹貢兗州

之域宣精在上奎爲文宿畫野在下魯爲儒鄉
故其人知書風俗信厚天寶末大憝起於幽都
虜將因兵鋒取其地右勇左德積六十年公之
來思如古醫之治劇病宣洩頤養氣還神復大
凡抗詔條國式於身以先之示菲約以裕人信
賞罰以格物物力日完人風自移涉月報政踰
年鼎治牙門之容暨暨而恭壘門之容仡仡而
和里中之容闐闐而遂勞者以安去者以歸分
星不搖田祖降福凡革前非罷供第無名錢歲
鉅萬菽粟如之錦繒且千兩去苛法急徵毀家

償租之令故流庸自占四萬室衆無吁咨和氣
乃來三田仍稔草木咸瑞豈偶爾哉初斯堂西
墉有刺史記而元戎雄尊之位虛其左方豈有
待邪公命愚志之俾來者仰公知變風之自大
和五年夏四月二十六日記

汴州刺史廳壁

本朝以浚儀爲汴州刺史治所自隋釀新渠吸
黃河而東行州舍其樞爲天下劇內屏王室東
雄諸侯居無事時常帶廉察使兵興已還益以
節旄用人得否繫國輕重長慶四年詔書命河

南尹敦煌令狐公來蒞來刺錫之介圭使印兵
符汴人交賀肴驛騰貴惟是邦始都于魏惠王
始郡于宇文周星躔回環天駟垂光地爲四戰
故其俗右武人具五都故其氣習豪公自爲宰
相時已熟四方之利病凡所戾止參然前知旣
視事三日挹羣吏與之言曰吾食止圭田吾用
止公入凡他給過制傷廉浼潔者悉罷之壹歸
乎公藏凡曲防苛禁不情乖體者悉刻之一出
乎令典凡關征船筭奪時專利者悉更之一遵
乎詔條然後刑麗事而詳賞以時而均興學以

勸藝示寬以化勇居數月而汴州人恂恂然無
復故態明年大成議者若曰惟浚都國之咽喉
咀清燕和旁暢四支東夏默焉由我以肥是浚
之治非所澤于所履而已初公七代祖在隋爲
納言大業中持節居此亦號刺史距今餘二百
年公實能似旣拜闕發魚書合左右契由阼階
躋遐踵前武歆然如聞其聲香肅然如覩其形
容信乎君子之澤遠而有光輝也他日命遊梁
客志之書于廳事謹按前賢之在此堂者張平
原首之陸氏撰節度使記揭于東壁詳矣今公

命爲刺史記書于右端謹月而日之以公爲冠
大和元年夏五月某日記

汴州鄭門新亭

亭于西門尊闕路也實相公以心規羣僚以辭
叶而百工以樂成斧斤無聲丹素有嚴王人肅
容落以金石走鄭之門嶽爲右垣黃河一支滉
漾北軒前瞻東顧薨動軌直含景生姿遡空欲
翔汴城具八方之人殊形詭言而目一悅初公
來臨擁節及門馭吏曰此鄭州門公心非之若
曰野哉居無何即舊號而更之曰鄭門故事王

人大僚之去來元侯前驅翊門而旋率立馬空
中挹策為禮公心不然之乃下亭令于執事按
亭東西函丈者三之有竒而南北五之有羸樂
縣宴豆前後以位棊闔對明弭掀順時脩梁衡
建中虛上荷圓脊方廉高卑中經簾鑪茵弈文
旒睨榻儲以應猝周用而宜乃命尹闔視亭長
抱關視掌固啓閉參除是謹是攷錫命賜胙勞
迎贈餞我當躬行汝先去汝蠲挾膳提醪生芻
縞衣我僚展事靡問文武汝唯上汝從凡入而
修容凡出而修軼褻襲威儀勿籍勿訶繇是貴

人稱諸朝羣吏詠於家行者誇於道與人同其
安者人人驛其聲而吟之始乎譏譏而成乎厖
鴻欲無文字不可也公遂條白其所以然遠命
學古者書之公姓令狐氏以文章典內外書命
以謇明登左右相以飛語策免以思材復爵自
有浚帥無如今治文武兩熾其古之大臣歟

國學新修五經壁

初大曆中名儒張參爲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
書于論堂東西廂之壁辨齊魯之音取其宜考
古今之文取其正繇是諸生之師心曲學偏聽

臆說咸束之而歸于大同揭揭高懸積六十歲

崩剝汚蠹

一作穢

泐然不鮮今天子尚文章尊典

籍於苑囿不加尺椽而成均以治學上言遽賜
千萬時祭酒皞實尸之博士公肅實佐之國庠
重嚴過者必式遂以羨羸再新壁書懲前土塗
不克以壽乃折堅木負墉而庇之其制如版牘
而高廣其平如粉澤而潔滑背施陰關使衆如
一附離之際無迹而尋堂皇靚深兩廡相照申
命國子能通法書者分章揆日遜其業而繕寫
焉筆削既成讎校既精白黑彬斑瞭然飛動以

蒙來求煥若星辰以敬來趨肅如神明以疑來
質決若著蔡由京師而風天下覃及九譯咸知
宗師非止服逢掖者鑽仰而已於是學官陳師
正等暨生徒凡四百二十有八人請金石刻且
歌之曰

我有學宇旣傾而成之我有壁經旣昧而明之
孰規摹之孰發揮之祭酒維齊博士維韋俾我
學徒絃歌以時切切祁祁不敖不嬉庶乎適人
來采我詩時余爲禮部郎凡瞽宗之事得以關
浹故書之以移史官宜附于藝文志

鄭州刺史東廳壁

古諸侯之居公私皆曰寢其他室曰便坐今凡
視事之所皆曰廳其他室以辨方爲稱今年鄭
州刺史楊君作東廳旣成而落之且以書抵予
爲記按國章以甲乙第方域大凡環天子之居
爲雄州鄭實邇王畿故望雄視其版多貴人且
當大逵故務劇君侯始來三日司稅掾舉七縣
董租之吏累百君曰此百媿也悉罷之用戶符
而輸入益辦司貢掾舉黎林之征請戶曉君曰
盡弛之勿籍用平賈而果益精里無吏迹民去

痼疾授牘占租如臨詛盟土毛人力日夕相長
故周歲而完焉比年而愈肥雖軍興餽輓勞午
大將牙旗往復相踵而里中清夷雞犬音和人
既寧而物有餘政既成而日多暇園視舊宇宜
有以更之且書得時亦以謹始因列名氏授受
月而日之庶乎繼踐于茲者知貫珠之首其山
堊澤寢土風吐俗與前賢之耿光備于正位有
天寶中詞人杜顓之文在大和四年某月日記

管城新驛

大和二年閏三月滎陽守歸厚上書言臣治所

直天下大遠肘武牢而咽東夏誰何宜謹啓閉
宜度先是驛于城中駟遽不時四門牡鍵通夕
弗禁請更于外隧永永便安制曰可守臣奉詔
無徵命無奪時糜羨財募游手逮八月既望新
驛成鄭人胥悅琢石而紀曰在允之方面立負
陽門銜周道牆蔭行桑境勝于外也遠購名材
旁延世工塹塗宣哲瓴甃剛滑術精于內也遽
廬有甲乙牀帳有冬夏庭容牙節廡卧囊橐示
禮而不恩也內庖外廡高倉邃庫積薪就陽峙
菊就燥有素而不憊也主吏有第役夫有區師

行者有饗亭擊行者有別邸周以高墉乃樓其
門勞迎展蠲潔之敬餞別起登臨之思溱洧波
瀾嵩丘雲煙四時萬象來貺于我走轂奔蹄遄
征急宣入而忘勞出必屢顧其傳舍之尤乎太
守姓楊氏字貞一華陰引農人鄭為雄州非聞
人大吏不得在其選夫驛之宜遷于外也前此
二千石嘗言之而重改作若貞一可謂果於從
政而決行其言惜乎未施於大也

和州刺史廳壁

歷陽古揚州之邑於天文直南斗魁下在春秋

寶勾吳之封後為楚所取秦并天下以隸九江
而六為九江治所晉平吳復隸淮南至永興初
自析為郡益之以烏江宋臺建目為南豫州又
益之以龍亢梁之亡北齊圖霸功擁貞陽侯以
歸王僧辯來迎會于茲地二國和協故更名和
州陳隋間無所革國朝因隋武德中更龍亢為
含山初開元詔書以口筭第郡縣為三品是下
州元和中復命有司參校之遂進品第一按見
戶萬八千有奇輸緡錢十六萬歲貢織紵二筐
吳牛蘇二鈞糝鱸九甕茅蒐七千兩鎮曰梁山

寢曰歷湖田藝四穀黍全六擾鑪有旨酒庖有
腴魚神仙故事在郊在藪玄元有臺彭鏗有洞
名山曰雞籠名塢曰濡須異有血閩祥有沸井
城高而堅亞父所營州師五百環峙于東南瀕
江畫中流爲水疆揭旗樹纒十有六戍自孫權
距陳出入六代常謂宿兵之地多以材能人處
之本朝混一號爲善部然用人差輕非復曩時
之比也始余以尚書郎得譴刺連山今由巴東
來牧考前二邦之籍與版圖纔什伍六而地征
三之究其所從來生植有本女工尚完堅一經

一緯無文章交錯之奇男夫尚墾闢功苦戀本
無即山近監之逸市無嗤眩工無雕彤無游人
異物以遷其志副徼令者率非外求凡百爲一
出於農桑故也繇是而言瘠天下者其在多巧
乎寶曆元年六月二十一日刺史中山劉某記

山南西道節度使廳壁

文皇帝初元始畫天下爲十道古荆梁之地舉
曰山南厥後析爲東西天漢之邦實居右部按
梁州爲都督治所領十有五州縣道帶蠻夷山
川扼隴蜀故二千石有採訪防禦之名兵興多

故其任益重澄清節鉞二柄兼委建中末德宗
南巡狩偃翠華而徘徊簫勺之音洽于巴漢戡
難清宮六龍言旋迺下詔復除征繇并州爲府
等威班制與岐益同地旣尊大用人隨異故自
興元至大和五十年間以勲庸佩相印者三以
暮明歷真相者九由台席授鉞未幾復入相者
再焉磊落震耀冠于天下去年夏四月今丞相
趙郡公徵還泰階遂命左僕射燉煌公往踐其
武彛之九相及公而十焉初公自河陽節度使
入操國柄其後鎮宣武以禮悛獷悍治天平以

清去培剋居太鹵以仁蘇荐飢今來是都躡二
三大君子之躡道同氣協無所改更如鼓和琴
布指成韻羗夷砥平旱麓發生人無左言樂有
夏聲俗既富庶居多間暇園視府局素闕者補
之先是公堂嘗爲行殿人不敢斥別營侯居應
門有閔棨戟未具公乃條白上言詔下有司可
其奏軍門肅清方有眉目趨而入者聳然生敬
焉惟梁山國也其節用虎出揚其威入貯宜潔
舊處仄陋黷其雄稜公遂分宅之別齋且據便
地署曰節室卜剛日乃遷焉敬君命而一民心

軍中增氣而知禮戟衣旣垂帥節旣嚴流盼屋
壁見前修之名氏列于坐右第有梁州刺史鼎
興元尹記與今稱謂不合因發函進牘于不佞
且曰我以飾東壁以新志累子於是按南梁故
事起自始登齋壇之後爲記去時開成二年歲
在丁巳春二月某日記

山南西道新修驛路

開成四年梁州牧缺上玩其印凝旒深思曰伊
爾卿族歸氏以文儒再世居喉舌今天官貳卿
融能嗣其耿光嘗自內庭歷南臺尹轂下政事

以試可爲元侯乃付印綬進秩大宗伯兼御史大夫王節獸符鎮于媯墟公稽首曰臣融敢揚王休于天漢之域旣蒞止咨于羣執事求急病者先之咸曰華陽黑水昔稱醜地近者嘗爲王所百態丕變人風邑屋與山水俱一都之會曰爲善部矣唯駟遽之途歎危隘東其醜尚存使如周道在公頤指爾於是因年有秋因府無事軍逸農隙人思賈餘乃懸墾山刊木之墉募其力揆鑕鑿撞秘之用庀其工具舁輦畚鍾之器應其要襲鼓以程之糗醪以犒之悅使之令旣

下奮行之徒全集我之提封踞右扶風觸劔閣
千一百里自散關抵襄城次舍十有五牙門將
賈黯董之自襄而南逾利州至于劔門次舍十
有七同節度副使石文穎董之兩將受命分曹
星馳並山當蹊頑石萬狀坳者埵者瓦者銛者
磊落傾欹波翻獸蹲熾炭以烘之嚴醢以沃之
瀆爲埃煤一篲可掃棧閣盤虛下臨咸呀層崖
峭絕杳木亘鐵因而廣之限以鈎欄狹逕深陁
銜尾相接從而拓之方駕從容急宣之騎宵夜
不惑却曲稜層一朝坦夷興役得時國人不知

繇是駛行者志其勞吉行者徐其驅孳行者家
以安貨行者肩以不病徒行者足不繭乘行者
蹄不刑公談私詠溢于人聽伊彼金其牛而誘
之以利曷若我子其民而來之以義乎既訖役
南梁人書事于牘請紀之以附于史官地理志

劉夢得文集卷第二十六

劉夢得文集卷第二十七

記

夔州刺史廳壁

連州刺史廳壁

機汲

洗心亭

復荆門縣

武陵北亭

夔州刺史廳壁

夔在春秋爲子國楚并爲楚九縣之一秦爲魚復漢爲固陵蜀爲巴東梁爲信州初城于瀼西後周大總管龍門公柘王述登白帝歎曰此竒勢可居遂移府于今治所是歲建德五年隋初

楊素以越公領總管又張大之唐興武德二年
詔書其以信州為夔州七年增名都督府督黔
巫一十九郡開元中猶領七州天寶初罷州置
郡號雲安至德二年命嗣道王鍊為太守賜之
旌節統峽中五郡軍事乾元初復為州偃節于
有司第以防禦使為稱尋罷以支郡隸江陵按
版圖方輸不足當通邑而今秩與上郡齒特以
帶蠻夷故也故相國安陽公乾曜嘗參軍事修
圖經言風俗甚備今以郡國更名之所以然著
于壁云凡名殊必以國事建必以年謹始也長

慶二年五月一日刺史中山劉某記

連州刺史廳壁

此郡於天文與荊州同星分田壤制與番禺相
犬牙觀民風與長沙同祖習故嘗隸三府中而
別合乃今最久而安得人統也按宋高祖世始
拆郴之桂陽爲小桂郡後以州統縣更名如今
其制誼也郡從嶺州從山而縣從其朔邑東望
之曰順山由順以降無名而相歆者以萬數回
環鬱撓迭高爭秀西北朝拱于九疑城下之寢
曰湟水由湟之外支流而合輸者以百數淪漣

泊涵擘山爲渠東南入于海山秀而宣靈液滲
漉故石鍾乳爲天下甲歲貢三百銖原鮮而撫
卉物柔澤故紵蕉爲三服貴歲貢十笥林富桂
檜土宜陶甄故侯居以壯聞石侔琅玕水孕金
碧故境物以麗聞環峯密林激清儲陰海風歐
溫交戰不勝觸石轉柯化爲涼颼城墜赭岡踞
高負陽土伯噓濕抵堅而散襲山逗谷化爲鮮
雲故罕罹嘔泄之患亟有華皓之齒信荒服之
善部而炎裔之涼墟也永貞元年余始以尚書
外郎坐黨累出補茲郡居無何吏議以是遷也不

足厭其責故道貶爲朗州司馬後十年詔書徵
還抵京師俄復前命佩故印綬而南曩之騎竹
馬北嚮相僉者咸仕郡縣巾鞵來迎下車之日
私言且笑旣視事得前二千石名姓于壁宰臣
王峻倖卿劉晃儒官嚴士元聞人韓泰僉拜焉
或久於其治功利存乎人民或不之厭官翹顯
載于歌謠余不佞從羣公之後肇武德距于今
凡五十有七人所舉者四君子猶振裘之於領
袖焉元和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刺史中山劉
某記

機汲

瀕江之俗不飲於鑿而皆飲之流予謫居之明年主人授館于百雉之內江水汙汙周墉間之一旦有工爰來思以技自賈且曰觀今之室廬及江之涯間不容畝顧積塊峙焉而前爾請用機以汲俾蠢然之狀莫我遏已予方異其說且命之飭力焉工也儲思環視相面勢而經營之由是比竹以爲畚寘于流中中植數尺之梟輦石以壯其趾如建標焉索絢以爲緝縻于標垂上屬數仞之端亘空以峻其勢如張絃焉鍛鐵

為器外廉如鼎耳內鍵如樂鼓牝牡相函轉於
兩端走于索上且受汲具及泉而循綆下繼盈
器而圓軸上引其往有建瓴之駛其來有推轂
之易瓶縞不羸如搏而昇枝長瀾出高岸拂林
抄踰峻防剗蟠木以丞澍貫脩筠以達脉走下
潺潺聲寒空中通洞環折唯用所在周除而沃
盥以蠲入爨而錡釜以盈飴餗之餘移用于湯
沐濯澣之末泄注于圃畦雖糞湧于庭莫尚其
需滂洽也昔子嘗登陴憫然念懸流之莫可遽挹
方勉保庸督臧獲輟而挈之至于裂肩龜手然

猶家人視水如酒醪之貴今也一任人之智又
從而信之機發于冥冥而形於用物浩漭東流
赴海爲期斡而遷焉逐我頤指鼻之所謂阻且
艱者莫能高其高而深其深也觀夫流水之應
物植木之善建繩以柔而有立金以剛而無固
軸卷而能舒竹圓而能通合而同功斯所以然
也今之工咸盜其古先工之遺法故能成之不
能知所以爲成也智盡于一端功止于一名而
已噫彼經始者其取諸小過歟

洗心亭

天下聞寺數十輩而吉祥尤章章躡名山俯大江荆吳雲水交錯如繡始予以不到爲恨今方弭所恨而充所望焉旣周覽讚嘆於竹石間最竒處得新亭形焉如巧人畫鰲背上物即之四顧遠邇細大雜然陳乎前引人目去來瞬不得徵其經始曰僧義然嘯侶爲工即山求材盤高孕虛萬景全來詞人處之思出常格禪子處之遇境而寂憂人處之百慮冰息鳥思猿清繞梁歷攘月來松閒雕鏤軒墀石列筍簷藤蟠蛟螭脩竹萬竿夏舍涼颼斯亭之實錄云爾然上人

舉如意挹我曰旣志之盍名之以行乎遠夫余始以是亭園視無不適始適乎目而方寸爲清故名洗心長慶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劉某記

復荆門縣

直故郢北走之道其聚邑曰荆門揭起重關殿于樂都名視縣內之制居彤彤束之要故吏師重焉通外民之底貢會南藩之述職故賓禮蕃焉其肇允經營實王孫昌夔居荆以表之命行名建而締構之弗暇無幾何有由勇爵而授赤社于茲者徼馳名於省嗇謂相公爲非智因請

罷去其號發踐更以董之有司不能端究事本
循空言而可其奏繇是分地征以歸他邑野人
有回遠之歎廢文吏而顓戍督行旅有誰何之
難是利之不及下也黎民病之自馭而南斯爲
畫疆抵郡之路貫其七舍持瑞節而銜急宣之
使蓋陰相交遂使服縵胡者備問俗之對執刀
匕者申餼牽之禮是敬之不及賓也君子病之
如是幾二十歲距永貞元年江陵尹裴公政成
上游德及矜人大建長利俾無遺害乃外濟羣
欲內張全摹周圍經制條白于狀昌言旣從公

議收同忘勞之徒樂用之工載大其門載高其
墉徑術脉分闌閭架空然後耕便地以肥之建
具官以司之糜羨財以償其力役汰冗食以資
其秩稍田里不聞於徼令縣官無減於歲入越
某月既成而落之官修其方人樂其居將迎犒
飲之儀展廡置符繡之事舉戍夫有伍公吏有
職由彙而分率無踰閑入其封者可以知教元
和元年四海會同天子命公師長南宮三年公
以介圭入覲途出斯邑邑人之華皓幼童咸頌
王道周距躍而謠曰起我堙廢而完之俵我蕩

析而安之昔室于墟風搖雨濡自公優柔郭閉
盈兮昔飲于洿夏溷冬枯自公感通感涕生兮
淑旂之華兮四牡之駢俟公之還兮觴以祝之
却略蹠踰百形一音公爲駐錯衡而勞之有以
文從公者紀事于牘且曰民可懷也蓋命夫學
舊史之事以志焉公不得讓而從之走是以有
授簡之辱初公以縣之之便聞于上也禹錫方
以郎位帖職于計曹章下之日得以省事逮今
以遷人獲宥于善部工休之日得以踐履故於
拜命無牢讓於傳信無愧詞以爲古之創物建

庸宜于人民而得其時者則必誦其事功爲後
代法雅有營謝美召伯也傳稱城沂賢爲教也
賦水泉原隰之狀志慮事命日之規當書而詠
之細亦弗可略也是用謹其本始而存乎篇俾
後之視今者知楚郊之令典云

武陵北亭

郡北有短亭繇舊也亭孤其名地藏其勝前此
二千石全然見之建言而莫踐去之日率遺恨
焉七年冬詔書以竹使符授尚書水曹外郎竇
公常曰命爾爲武陵守蒞止三月以碩畫佐元

侯平喬夷降渠魁又三月以順令率蒸民增水
坊表火道是歲大穰明年政成農緣畝以勇勸
工執技以思賈因民之餘力乘日之多暇乃顧
其屬曰郊道有候亭示賓以不恩也雅聞茲地
韜美未發豈有待耶自吾之治于斯也購徒庀
材大起堙廢未嘗殖私庭龔燕寢役必先公人
不余瑕調賦幸均矣城池幸完矣而重浹辰之
役掠苟簡之問卒使勝躅冒沒猶璞而不攻懼
換符之日還復賣恨無乃遺誚於來者乎言得
其宜智愚同贊於是撤故材以移用相便地而

居要去凡木以顯珍茂汰污池以通淪漣自天
而勝者列於騁望由我而美者生於頤指箕張
筵楹股引房櫳斧斤息響風物異態大道出乎
左藩澄湖浸乎前垠仙舟相載絲是區處九月
壬午工告休亭長受成赤車咸遲于以落之肅
賓而入園視有適沈水北澳陽山南麓耽焉遽遽
雄殿郊隅前軒舒楊朱檻環之舞衣回旋樂簾
參差北廡延陰外阿旁注芊眠清泚羅入洞戶
初筵循平雕俎靜嘉林風天籟與金奏合亦既
醉止州從事舉白而言曰室成于私古有發焉

矧成于公庸敢無詞觀乎焚楮有嚴丹雘相宣
象公之文律曄然而光也望之弘深即之坦夷
象公之酒德溫然而達也庭芳萬本跗萼交映
如公之家肥熾而昌也門闢戶闔連機弛張似
公之政經便而通也因高而基因下而池躋其
高可以廣吾視泳其清可以濯吾纓俯于遠惟
行旅謳吟是采瞰于野惟稼穡艱難是知雲山
多狀昏旦異候百壺先聿之餞迎退食私辰之
宴嬉觀民風於嘯詠之際展宸戀於天雲之末
動合于詛匪唯寫憂公曰夫言之必可書者公

言也從事不以私視予余從而讓之是自還也
其可乎迺授簡于放臣俾書以示後後之思公
者雖貫叢萋草尚勿剪拜矧翬飛之華然石刻
之隱然歟

劉夢得文集卷第二十七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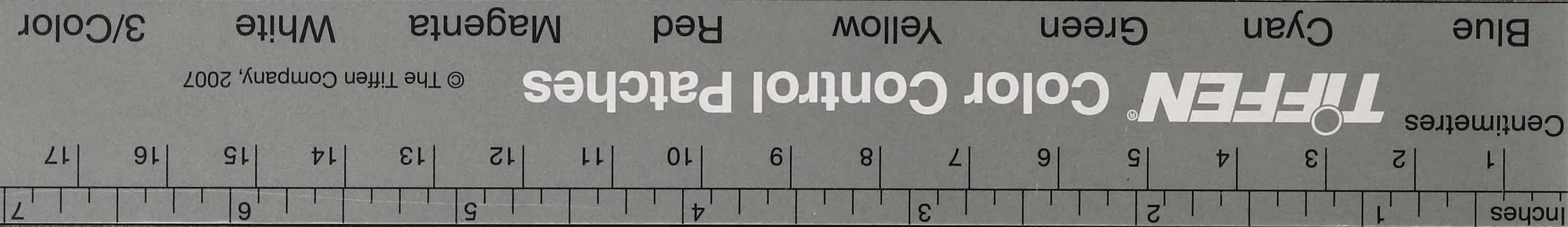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thua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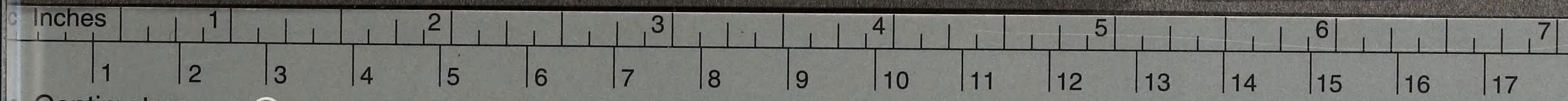
劉夢得文集

五

開化圖書館
Kahua Library

開化圖書

Kaishua Library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